



着惠汝陳

行人

。一之刊从示啟。

一之刊叢示啓

行人三

著惠汝陳

印編社版出示啓

行發**石書屋全**海上

目次

- 三人行……………一
- 死的勝利……………六四
- 小雨……………八一
- 共生死之……………九六
- 沉船……………一三五

三人行

一

這一天，正是將近秋季開學暑假結束前的最後的一個星期日。

銀灰色的天空裏，閃着殘餘的曉星的微芒，八月的風，從雲片下面掙扎出來，吹趕瀟灑在江面上的薄霧，緊緊擠挨着的叢生在兩岸的灌木林，似乎在霧氣中浮動着。太陽還在地平線後發懶，不願意升起來。隱藏在遠處的山岸，像沉默坐禪的老僧，只是白皚皚的斜坡，繞住了山腰又伸展開去，像一條灰白色的無頭蛇爬進了山谷又掛住了懸崖。

霧氣慢慢地散了，一只上了年齡的小船從左岸的河汶裏搖着因日晒水蝕而蒼老陳舊的笨拙的身子，闖進了江口；船頭順勢轉個向，沿潮溼而光亮的石壁向下流蕩去。不一會，清激的激流，已把牠漂到江心，搖動着不時傾斜着。

「扶風，上那兒去，船已經到江心了？」坐在船頭上的一個女學生打扮似的姑娘問道。她停住划槳，一手理着給江風吹亂了的鬢髮。她身邊擱着一頂闊邊的草帽，當作抵禦太陽的防護物。

「向前去，迎着麗光走——不好嗎？」回答的是一個青年男子的聲音，他們正面對坐着

；那男子又打了一槩說：「在江心裏蕩船，要比小河裏痛快得多了。」

「船小，可不能划到中流去。」

「那麼，抓緊一點吧，怎麼你反攔住了划槩？」話聲裏夾着輕鬆的笑音。

「哦——」她抱歉地笑了一下，放下槩去划起來，「就是這幾根長髮討厭，剪短了才舒服。」

江水在船底發出不平的嗚咽，船尾後邊，波紋像帶子似的向兩邊展開着。

「我說，乃偲，你今天能來我真高興呢。」

乃偲嬌羞地紅了臉，不安地轉側一下，又習慣地用手指梳理了垂在耳邊的長髮，她彷彿要說什麼，終於避過臉去，望着散落在江邊輪廓漸見清晰的靜靜的村莊不則聲。

「一個生長在水鄉的下江人，總忘不掉划船的樂趣，乃偲，你不以為然嗎？」

「也許你還忘不掉釣魚呢，我可想不到你有這麼多的雅興。」乃偲還是眺望風景，遠處小山上的莊院的上空，正蓋着微帶紫紅的破碎的雲片。

她的略具譏諷的回答，並未惹動他的生氣，扶風毫不介意地繼續說道：「是的，在港波縱橫的故鄉，每一年的暑假裏，我總會快活地釣上幾次魚的，現在只能在回憶中想想這玩意兒了，七年來大概故鄉景色依舊吧，然而我何以爲懷呢？」

「你不想在這裏垂釣嗎？」

「要在這樣湍急的混水裏釣魚就困難了，而且——你以爲我真有夠多的閒情逸致嗎？」

一種驕傲與自尊的感覺，混和着他的哀愁。

「恕我鈎起了你的鄉愁」。乃德忽然親切地說道：「但是你以為我不夠了解你嗎？」

他點點頭，報以信任的微笑；沉默了一會，又用滑澀的調子問：「你不想念老家嗎？」

「爲什麼不，世界雖大，故鄉最好」。她嘆息一聲，搖搖頭苦笑。

船又向前走了一程。

「你曾經告訴我，你是生長在浙西的，我可沒有記錯嗎？」

「沒有錯，你是……」

「寶山，一個海濱小城」。他很快接了下去。

「寶山？這城名倒並不生疏，七年以前，不是有一營光榮殉國的兵士，和這城的歷史永遠連結在一起了」。

「是八一三戰役中的姚營的玉碎」？

「是了，當時我在報上讀到了這五百志士壯烈殉國的消息之後，不禁感動而泣，我們寶山這一切血淚的故事」，

「國恨鄉難，自然永遠記得」！……

小船順流而下，船舷觸着凸起在水面上的像切成塊狀和粗麵條一般柔軟的泥黃的激流，船身便落到大水渦中去了。扶風發一聲喊，用力打上一槳，船越過漩渦，顛動一下又向前邁進了。兩人同時鬆了一口氣。在這激流的江邊，他們偶然也可以看到浸在水中的直挺挺的檣

樹根，在它的周圍，有較小的漩渦打着轉，戲弄着互相追逐中的水沫底圓泡。遠村的公鷄啼了，抑揚的沙啞的啼聲，在早晨清新的空氣中，一聲聲傳送到船上來。

「唉，真應該聞鷄起舞呢」。扶風感慨地說，張大了他的委野的眼。

「願你擊樹渡江」！她十分率直地說。

公鷄又啼了幾聲，這一次似乎就在岸邊的叢林裏。

「我們划到那邊去好嗎」？乃德遙指江身微彎的一處說，在那裏頑強地伸入江中的山脚，逼迫江水曲折東去，山脚的四周，有一片露出水面的沙灘，放射出富有珠光寶氣的紅光。幾棵老松樹，像靈幟的哨兵，永遠忠實地守望着。

船往斜刺裏去了，樹上掛下來的桎枝結成了陰蔭。船穿進樹蔭，傍着山壁碗泊下來，扶風跳上沙灘，引出船纜縛住松幹，被他驚動了的在水邊樹間休息的一只翠鳥，忽然向對岸撲了過去。

「就這樣地歇息一會吧」，扶風向四周看了一眼，「好一個被寂靜統治着的地方」，他想，重復跳進船來，船身一側，有幾滴水花撥在乃德臉上，使她感到江水清涼的異樣快感。小船被一種差不多看不見的水流的潛力輕微地推動時，船纜或緊或鬆地顫盪。

「扶風」，乃德問道：「昨晚你來約我划船的時候，不是說今天要告訴我一個重要的決定嗎？現在你可以說了」。

「你相信濟決不是托辭」？他的臉上，浮起了張皇的微笑。

「我相信不完全是托辭」。

「其實還不能說是決定，我正想請教呢」。他打橫坐着，面對了江心，優閒地抱住了膝蓋。

「一定指教」。她天真地說，兩手托住了後頸，半身靠在幾塊臨時搭成了靠椅的船板上。過了一會，她又說道：「何必鬧客氣呢，既然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不妨發表出來聽聽也好」。

「我有一個舊日的同學在迪化，一個長得結實的好小伙子，我們在校裏替他取了個綽號叫——土狼，因為他是徑賽選手，而且恰巧姓杜名尙」。

「是嗎」？

「是嗎，土狼還有一個脾氣，就是幹事有勁，硬的苦的工作，一到手上，就埋頭狠做。我在上海的時候，聽說他在昆明，不知怎樣現在又上新疆去了，昨天他來了信，真是一封難得的信，土狼不大歡喜提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信上怎麼說呢」？乃德把交叉着的左右腳上下換了個方向。

「他把新疆的風土人情做了一個報告，並且鄭重宣言，他已經在那裏約了若干同志，組成了一個相當規模的『物資調查隊』，有當地青年，有兩廣華僑，也有下江人」。扶風隨即從襯衫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他向乃德望了一下，乃德點點頭，於是他朗聲讀道：

……「第一句我要告訴你，新疆並不荒涼，一點也不。這裏氣候也好，沒有沙風的

日子更好。……過去我們只知道哈密瓜和一些羊毛牲畜，但是這一點貧乏的知識，和新疆的實際的富饒差得太遠了。我們有權利在這裏搜尋並保護祖先遺下的還沒有被外人掠奪的寶庫，黃帝的後裔，不能永遠做一個愚蠢可憐的捧着金飯碗的乞丐……：新疆是一個面積超過十六個浙江省大的「金銀島」，要我們以超越「海盜」的勇武的精神去開拓，……我們曉得和困苦艱難奮鬥，我們也曉得在什麼地方是開着藍色的幸福之花底祕谷。

——你能欣然參加嗎？請來做一個最富有創造性冒險性的屯墾員。

哈——囉，我不再是「十狼」了，雖然我還是跑得這麼快這麼遠，我似乎成了一頭——唉真不好意思說：我似乎成了一頭搜尋臘味的「野犬」了。

扶風翻到了最後一頁：

「自然，我們對於當地的風俗習慣，一切有關社會文化的材料，也得隨時隨地加以調查檢討。總之，我願意化五年至十年的時間留在新疆，這就可以說明我的志趣的一半了。——最要緊的是你能來嗎？我們一致歡迎你，並向你誇耀這裏的新生活。……」

「他的信寫得真不錯，倒是一個出色的宣傳家，我幾乎也被煽動了，新疆有十六個浙江省大——」乃想沉吟起來：「真是青年大展鴻圖的新天地。」

「我的問題就在——」扶風收藏了信紙：「走不走呢？」

「土狼挑動了你的情感」？

「土狼是對的，一個有信仰的青年的生活不能太平凡，偉大事業的成功總帶一點冒險性的」。

「你有征服環境的雄心」？

「我不能沒有征服環境的勇氣，做一個自然的鬥士，或者做一個社會的鬥士，在我也是一樣的」。

「決不能完全一樣的，扶風。譬如你從軍去，做了一個戰場上的實際的鬥士，那時候你所遭遇的，尤其你所思想的，決不會單純吧」。

扶風想了一會，「也許我不歡喜殺人，乃德，我有一點基督教的信仰」。

「如果你殺的不是「人」呢」。她立刻反駁道：「如果你殺的，正是預備殺你的或者殺我的人呢，如果因了你的不殺人，而有更多的人將被殺呢」？

扶風把手背放在鼻頭下輕輕地嗅着汗味，突然鎖緊了眉毛，望着奔流的江水沒有回答。

「你有宗教的信仰，不錯；但是有一個和你同樣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告誡我說：我們去殺人是要叫此後沒有人再會被殺；是要叫人類永遠依着規律而生活着，是要叫愛永遠在人類的運命裏光耀着。——對於這種的解釋，你何以答辯呢」？

似乎這幾句轉述的話語，使扶風不安了，他回過頭來審視乃德莊重嚴止的表情，他知道乃德怎樣以這朋友的幾句話視作經典了，於是惶惑地苦笑了一下，吃吃地說：「是的我相信

他比我看得更清楚！能說這話的，真是一個面對現實而不却一步的剛毅的好漢」。

「沒有不流血的革命，是不是？」

「是的」。

「沒有不殺戮的戰爭，是不是？」

「是的」。

「即使在遙遠的似乎是和平邊疆上，爲了推行你的工作，爲了保護你的或者團體的生命，也不能永遠沒有戰爭，敵人不是從一方面來，甚至有從自己隊伍中叛變出來的」。

「是的」。

「全世界的反戰份子，——巴比塞或者羅曼羅蘭，在狂暴的侵略者已經燃起烽火之後，也不能不動用他們的武力：予打擊者以打擊！是不是？」不等扶風回答，乃德又說道：「真理是統一的，真理是具體的，全世界只能有一條真理，全人類只能服從一條真理，那就是——擁護合乎自然法則的生存的慾望和生存的方式」。

扶風點點頭，「我們是爲了生存而戰」！

「也許我今天的話太激烈了」，乃德改換了一個較爲緩和的聲調說：「多少帶着教訓的
色彩——你決不會見怪？」

「決不會，乃德！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坦白的對話，你幫助了我」。扶風感激地說。

「那麼你對於「不喜歡殺人」的觀念修正了嗎？」她笑了起來。

「我還是不歡喜殺人，但是決不反對殺可殺的人。」

「這樣說，很好。」乃德活潑地一瞥，「你的觀念是完全的。」

「得到這樣的嘉許，我真高興，乃德。」扶風的心臟突然加速跳動起來：「如果我沒有看做『夜未央』中的安娜，你決不會生氣？」

「幹嗎要這樣說呢？」乃德垂下了兩眼。「怕我還夠不上資格。」

兩人默然了，他們絕不動彈的在那裏坐了好久，他們托着的正當二十歲的多愁善思的頭憂悒地俯着。雲的陰影在天上經過，這時候談到這樣的話，他們心中彼此都很瞭然，青色的江水不知什麼時候擦上了淡藍。寥寥數聲猿啼，報告了白晝的寂寞。太陽升上了空際，石壁下有許多不知深淺的穴罅，與風水相吞吐，奏出啾啾鏗答的水樂，忽而柔和些，忽而響亮些，却同樣的帶着和諧的回聲，慢慢的消滅在空中。河流現在對於他們，僅只不過使他們發出一種嬌軟的沈醉，一種官能上的朦朧而已，而這却又是異常的使他們感覺到了安的。

「我幾乎忘了一件小東西」，過了一會，扶風從褲袋裏掏出兩枚廣柑來，給了她一枚之後說：「我們分着吃吧，這一個麻臉的或者更甜一些。」

「真是好東西。一個繡花的柑子，打鎮上買來的嗎？」乃德接過廣柑，在手裏裏翻了一個身。「聽說戰前一塊錢買一百個，近來不知貴得怎樣了？」

「二三月裏買五塊錢一只，現在已經漲到二十多塊錢一只了。」

「物資缺乏，生活上的需用品越來得困難了，雖然這是戰爭的必然現象，但是我們也不

能忽視飢餓與貧乏的惡化」。

「戰爭的大量消耗是可怕的，千萬生命的犧牲尤其可痛；所以發動侵略戰的罪魁禍首是不可原諒的。我不知道希特勒對於驅使未成年的少年去送死的事，他要作何感想，我不知道日本軍閥疏散全國兒童時，會不會懺悔在異國人民身上所犯的罪孽。在法西斯蒂的國裏，提倡生育的意義，就是鼓勵死亡」。

「話說回來，談到人民的經濟生活，一般農民因為連年豐收倒並不壞，商人十九是得意的，拜金主義的市儈，到處作着自私自利的活動，愈是在大都市裏愈是顯然，只有薪水階級太清苦了；他們是社會的中堅，他們受着兩重迫害」。

「貧富不仁的話，可以替一切發國難財的商人蓋棺定論」。

「豈祇「不仁」而已」。乃德也憤憤然了。

「你以爲將來這種畸形的現象——」

「一定會覆滅，沒有一個人願意，也沒有一個理由可以使一般胖胖的末利之徒，享受生活上優越的特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工部底詩句，是描寫自古以來畸形社會底病態的最有力的警句」。

「所以杜工部是詩聖，是史詩能手，是偉大的寫實主義者。「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樣真切美麗的詩句，今日讀了還是新鮮有力的，乃德，我最愛讀他敘述天寶之亂的許多詩篇；只要他現在還活着，只要他現在能到暗無天日的淪陷區走一趟……」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是他平生最沉痛的悲歌」。

「我們到四川來的事，有一點像杜工部的避難入蜀，可惜我們能行萬里路而不能讀萬卷書」。扶風轉移了話題。

「你看我這個國破家亡的流浪兒」，乃德指着自己右肩上的一方顏色特別深的補綻說：「我不得不穿打補綻的衣服了」。

扶風翹起右腳，五個腳指用力一張，脫了線的破爛而無光的皮鞋頭就扯開了闊口。他們相視而笑了。

廣柑被切開了，撲風貪婪地吮吮着漿汁，乃德也仔細吃了個精光。扶風把一塊一塊柑皮陸續拋入江心：金寶的一點，在綠波中只一轉就不見了，他又伏在船舷上洗淨了手，一邊擦乾一邊說：

「你以為我到新疆去怎樣？要是去的話，至少得過三四年回來」。

「你自己的興趣怎樣呢，還有你以為祖國對於你的最急切的期待是什麼呢？」

「做一個屯墾員，發展實業，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不錯，但是建設一個工業國家的前提是什麼呢？」

「你的意思是指國防？」

「對了，民國成立以來，因為不平等條約的軍重束縛，我們簡直沒有國防可言，於是帝國主義者可以隨時伸展魔手，製造各種陰謀，破壞我們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連年內憂外

患，我們從沒有一個安靜的時期可以專心一致地去實行三民主義，這是弱國的痛苦。扶風，沒有國防，我們的生產，只是一種變相的奴役：你不以為近百年來我們供人原料作人市場的怪現象，是十足的殖民地的悲哀嗎？

「你說得這樣有理，乃德，我信服你」，扶風的開了口的皮鞋頭在船板上輕輕顫着。

乃德也順手拾起柑皮，一塊又一塊地拋出去，比較着每一次的遠近。「軍事勝利了，失地收復了，國防強固了，我相信一切實業的計劃才有穩健的基礎，才有妥善的保護。一個強國的子民，要吃一個柑子也不會困難如今日了，一塊錢一百個柑子的日子也許要回來的！——我不是說歷史的復原，而是說當農產急劇增加的時候，這情形是極可能的。而且，我相信增加產量的目的，是使大家都有柑子吃，決不是讓少數者多吃幾個，或者做屯積居奇的財貨」。停了一會，她又接下去說道：「那時候，如果你真想上塔里木河，或者孔雀河庫魯克河去釣魚，或者到什麼烏蘇草原去牧馬的話，也決不困難了」。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扶風不自覺地喊了出來。

「我說的『是這個意思』，乃德的眼裏閃着光亮，『屯墾邊疆是一個偉大的計劃，但是現階級中爭取勝利是一件急切的工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一切在前線，一切爲勝利！」

於是乃德更莊肅地說道：「我不催逼你走，新疆去，前線去，這要你自己決定，不過——我自己也快要走了」。

「你要走」？扶風吃驚的眼光射在乃德底頗有含蓄的臉上。「你快要……快要離開這裏嗎」？他吃吃地問，一種異樣的震顫貫澈他的身體，彷彿受了電觸一般。

「是的，我將暫時離開教育崗位去參加戰地工作，這樣的決定，也不能說沒有背景」，她嘴角上掛着淒慘的微笑，「我曾經學過醫，這是你早知道的——一個因戰事而毀家而半途失學的醫科肄業生。但是，我還不會告訴你一件傷心的事，二年來，讓悲哀把我的情感鍛鍊得更冷靜更純潔了，也許強烈的記憶是上帝最殘酷的刑罰」。

扶風移近了乃德，像一個乖巧地一心傾聽故事的小孩，他抬起了若有若無的完全信任而出神的稚氣的臉，樹影從江面上爬起來，在輕輕地晃着的小船上躺下了，潮溼的沙灘冒起令人不快的水氣；像一陣灰白的霧，天空中捲起鋼一般的青雲，輕微的雷聲在遠方滾動，山谷裏的鷓鴣像老人一樣地咳笑着。

「哦，請說下去，我仔細聽着」。他順手扭斷了伸到船上來的一條枝葉，在手間揉團着。

「在這世界上，我有過一個最知己的朋友，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們因同學而認識，因了解而友好，那決不是偶然的。我也不否認在我們情竇初開的年輕的心中，已種下了互相愛慕的情愛，於是我們在極自然的關係中成長起來。但是有一年的暑假裏的有一天，全世界人士都記得的這一個日子——八一三——橫蠻的暴敵，繼「七七」事變之後，有計劃地在上海發動了侵略戰，那時候，他正在上海，就被捲入大時代的漩渦裏了，自然他應該

是一個最好的戰地服務員。而我剛從北方旅行回來——我是參加了中華兒童教育社的旅行團的。看到保衛祖國的聖戰，如火如荼燃燒了每一個青年的熱情，全國人民甚至全國婦孺，也同樣熱心地參加了這一次的戰爭是我們五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久，我在鄉間跟着成立了一個宣傳隊和救護隊，然而工作成績很不滿意。——要是他能來到這裏，要是他肯來領導我們——，我私自想道：那情形一定要改觀了。然而我也明白，他有更重要的使命，有更需要他去的地方，有更需要他領導的人在期待他。

「之後」，乃繼續說下去，抑制了因舊日創傷而引起的激越的情感，但是在她略帶酸澀的聲調裏，扶風很容易體味到一種由坦白真摯的友誼底不幸的紀念而產生的悲哀：「學校有了在吳興開學的消息，我就趕了去，我矛盾地想，也許能在學校裏看到他，然而才趕到學校，前線已起了變化，一個驚人的消息，敵人從金山衛登陸包抄我軍的後路，不久南京蘇州杭州相繼淪陷了，倉猝間，我們不得不混在難民羣裏向西撤退了，一路觸目驚心的慘況也不勝枚舉，我和擁有三箱兩包的三個女同學，結成了旅伴，到達後方時，都成了垢面破衣的擔擔兒。——而我和他始終不會碰面，並且失了他的行止。」

「在安慶的親戚家裏，意外地我和家裏人會合了，暫時安定之下，我還是忘不了他，我在望有一個奇遇」，乃他又頓了一下，「奇遇，久所盼望的奇遇終於降臨了——當我們避難希漢口的時候，我忽然見到了他，其時他已穿上了航空軍校的制服，噢，我不能描寫當時激動複雜的情懷了。我通紅了臉，歡歡喜喜地站在他面前說：